**写课，写得出水平**

一名优秀教师要学会表达自己，而写作则是表达自己的最佳方式。只有真切体会到写作价值的教师才会对写作充满感激，而不仅仅是为了发表文章，参加所谓的论文评比。写作不是创作，而是一种教育生活。

具有写作兴趣的教师总是有丰富的情感，拥有理性的头脑，总是保持一种敏锐的目光，悉心体察身边的冲突和矛盾，聚集点滴的教育教学感悟，汇成思想的洪流——也就是基于这种想法，已经不当班主任的我，把写转移在写课上。写课就是在思考教学，就是在表达思想——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只看不想，只说不写，回过头来什么也没有留下。写课是一种很好的积累。写课不是简单的口头议论，而是对话、反思与梳理的综合过程。如果说评课是感性认识，那么写出来就是理性认识。说话和写作都是表达。但是，口头评课，带有随意性、不确定性。写课，却能将散乱的评课组织化、条理化为显性经验。

几年来，围绕教师专业活动，我的写课成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，不仅有利于他人，同样也成就了自己。前一段，听了“师生间平等对话”“基于经验的学习”的专题研究课后，我写了四篇文章，梳理了一些问题。比如：什么是对话？基于怎样理念的对话才算是真正的对话？对话中“对”的究竟是什么，是一问一答吗？“师生平等”，仅仅是教师的和蔼表情吗？基于经验的学习，是基于学生的经验还是教师的经验？经验是把双刃剑，教师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经验，如何判断学生的经验是否正确？等等。当我把这些不成熟的思考写出来，印发给老师们的时候，他们阅读我的写课，要比听我现场的评课获得更多的沉淀。

近三年来，我在课堂上不仅听常态课，也听研究课。上学期名师工作室建立以后，为了方便老师们阅读，我把这两部分的文章放在我的博客里，不仅是共同体中的10位老师可以阅读到，我们海淀区的不少老师也都在跟着阅读。于是，这样的写课，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学校老师的，也是各个兄弟学校老师们都可以利用的校本教材。有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，但可能只在一个老师身上体现过，我就结合这一类的话题，写成系列文字，打印下来，让所有相关学科的老师阅读讨论。这样做既避免了其他老师出现该老师的问题，也可以留着给下一个学年的老师当培训教材用。想想，这个方法真好。比如，这个学期我写过三篇关于识字教学的文章。为了说明问题，我还亲自上示范课，现身说法。结果，那些被我评课“捉虫”的老师们特别好，也写了反思作为回应。此外，我还专门把一、二年级的语文教师召集在一起，讨论识字的问题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。由我的写课，到他们的再次写课，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写本身。

帕尔默在《教学勇气——漫步教师心灵》一书中说：“与真命题相反的是假命题，但是与一个深刻真理相对立的，可能是另一个深刻的命题。”书写、记录的美好，与之相对的就是辛苦。教学引领者要舍得下功夫写出来，这不是半个小时，或者一个小时就能穿凿附会出来的。不是真正习惯于写作的人，是不会知道爬格子的苦处的。往往我们说得很好，然而落在笔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还有，“改”要比“写”所花费的时间还长。每一个万家灯火的晚上，下班后我不是放松安逸、觥筹交错，而是挑灯夜读，学习、反思、写作。这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而最终究竟有多大的推动作用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必须动脑筋创造性地做好我的教学引领工作。

到目前为止，到底有多少老师跟着也记录自己的教学？以前在学校制度的强化要求下，曾经有些效果，但现在考虑到老师们的负担，已经降低要求写课的数量了。不过，对于自己，我不能放松。因为这恰恰是我向老师们学习的机会，是提高我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。也是我一个语文教师必须练就的基本功。因此，我要求自己不能情随事迁，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守望教育理想就应该从坚守秉笔书写的习惯开始。

教研是一种文化。我认为，写课是传承并发展学校文化的关键所在。一所学校如果不研究课堂教学，不记录教学，而频于忙碌各种活动，应付上交的材料，甚或从来就没有经过深入思考而留下的文字经验，那么，这所学校是没有积淀的，是不可能期待其厚积薄发的。我们的教师也必须改变复制、粘贴抄写论文的恶习，这是对教师专业保有的最大敬畏。